

<<飞狐外传（上下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飞狐外传（上下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310853

10位ISBN编号：7807310855

出版时间：2006-03

出版时间：广州出版社

作者：金庸

页数：726

字数：56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飞狐外传(上下)&gt;&gt;

## 前言

小说是写给人看的。

小说的内容是人。

小说写一个人、几个人、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。

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，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，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。

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《鲁滨逊飘流记》，才只写一个人，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但写到后来，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“星期五”。

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，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，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、内心的世界，尤其是内心世界。

有些小说写动物、神仙、鬼怪、妖魔，但也把他们当做人来写。

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、人物、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。

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，往往有不同的偏重。

基本上，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，也是写人，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，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，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。

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。

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，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，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》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，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。

小说是艺术的一种，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，主要形式是美，广义的、美学上的美。

在小说，那是语言文笔之美、安排结构之美，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。

什么形式都可以，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，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，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地表达。

读者阅读一部小说，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。

同样一部小说，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，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。

读者的个性与感情，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，产生了“化学反应”。

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。

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，用钢琴、小提琴、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，画家可以选择油画、水彩、水墨或版画的形式。

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，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，能不能和读者、听者、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，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。

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，有好的艺术，也有不好的艺术。

好或者不好，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，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。

判断美的标准是美，是感情，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（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），道德上的善或不善，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，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。

当然，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，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，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。

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，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，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，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，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。

直到文艺复兴之后，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，所谓文艺复兴，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、罗马时代对“人”的描写，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。

中国人的文艺观，长期以来是“文以载道”，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，用“善或不善”的标准来衡量文艺。

《诗经》中的情歌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。

陶渊明的“闲情赋”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，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，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。

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，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。

## &lt;&lt;飞狐外传(上下)&gt;&gt;

我写武侠小说，只是塑造一些人物，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（中国古代的、没有法治的、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）中的遭遇。

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。

古代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。

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，技巧不够成熟，描写殊不深刻，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。

无论如何，我不想载什么道。

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，也写政治评论，也写与历史、哲学、宗教有关的文字，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。

涉及思想的文字，是诉诸读者理智的，对这些文字，才有是非、真假的判断，读者或许同意，或许只部分同意，或许完全反对。

对于小说，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，只说受到感动或、觉得厌烦。

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，如果有了那种感情，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。

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，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，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

艺术是创造，音乐创造美的声音，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，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。

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，那么有了录音机、照相机，何必再要音乐、绘画？

有了报纸、历史书、记录电视片、社会调查统计、医生的病历记录、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，何必再要小说？

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，以大众化、娱乐性强为重点，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。

我希望传达的主旨，是：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，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；和平友好，互相帮助，重视正义和是非，反对损人利己，注重信义，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；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；轻视争权夺利、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。

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“白日梦”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，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，想象自己是个好人，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，想象自己要爱国家、爱社会、帮助别人得到幸福，由于做了好事、作出积极贡献，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。

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。

有不少批评家认定，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，除此之外，全应否定。

这等于是说：少林派武功好得很，除此之外，什么武当派、崆峒派、太极拳、八卦掌、弹腿、白鹤派、空手道、跆拳道、柔道、西洋拳、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。

我们主张多元主义，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，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，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，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。

爱好广东菜的人，不必主张禁止京菜、川菜、鲁菜、徽菜、湘菜、维扬菜、杭州菜等等派别，所谓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”是也。

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分，也不必一笔抹杀。

什么东西都恰如其分，也就是了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

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

在中国大陆，在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

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

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资助围棋活动。

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

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，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。

“三联版”的版权合同到二一年年底期满，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，主因是地区

## &lt;&lt;飞狐外传(上下)&gt;&gt;

邻近，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。

翻版本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

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

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

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

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。

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

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，除冯其庸、严家炎、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，我深为拜嘉之外，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。

好在现已停止出版，纠纷已告结束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

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

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

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

（短篇《越女剑》不包括在内，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《越女剑》。

）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

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连天”不能对“神侠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

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

最喜欢哪一部？

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

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

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

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、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

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

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、中国内地、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、音乐剧等。

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

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

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

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

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

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

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。

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，但可以说：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，最蔑视作者和读者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

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

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

## &lt;&lt;飞狐外传(上下)&gt;&gt;

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

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传统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

到了后期，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

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

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

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。

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

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

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

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

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

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、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

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

我写小说，旨在刻划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

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

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《父女两地书》（共悟人间）中，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，李先生说，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言，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，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，读书不够多就不行。

我很同意这个观点。

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，从不间断，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。

这些年来，学问、知识、见解虽有长进，才气却长不了，因此，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，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。

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，如果天分不够，永远做不了萧邦、李斯特、拉赫曼尼诺夫、巴德鲁斯基，连鲁宾斯坦、霍洛维兹、阿胥肯那吉、刘诗昆、傅聪也做不成。

这次第三次修改，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，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。

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

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，限于作者的才力，那是无可如何的了。

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，希望写信告诉我。

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，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二〇〇二年四月于香港

## <<飞狐外传（上下）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飞狐外传》是《雪山飞狐》的“前传”，叙述胡斐过去的事迹。然而这是两部小说，互相有联系，却并不是全然的统一。在《飞狐外传》中，胡斐不止一次和苗人凤相会，胡斐有过别的意中人。这些情节，没有在修改《雪山飞狐》时强求协调。

这部小说的文字风格，比较远离中国旧小说的传统，现在并没有改回来，但有两种情形是改了的：第一，对话中删除了含有现代气息的字眼和观念，人物的内心语言也是如此。第二，改写了太新文艺腔的、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。

《飞狐外传》所写的是一个比较平实的故事，一些寻常的人物，其中出现的武功、武术，大都是实际而少加夸张的。

少林拳、太极拳、八卦拳、无极拳、西岳华拳、鹰爬雁行拳等等，不单有正式的书籍记载，而且我亲自观摩过，也曾向拳师们请教过，知道真正的出手和打法，不像降龙十八掌、六脉神剑、独孤九剑、乾刊大挪移那么夸张。

但现实主义并不是武合资

小说必须资本家从的文学原则。

《飞狐外传》的写作相当现实主义，只程灵素的使毒夸张了些。

<<飞狐外传（上下）>>

作者简介

金庸：本名查良镛，浙江海宁人，一九二四年生。

曾任报社记者、编译、编辑；电影公司编剧、导演等。

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，出版报纸、杂志及书籍，一九九三年退休。

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，广受当代读者欢迎，至今已蔚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，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

<<飞狐外传(上下)>>

书籍目录

上册

- 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
- 第二章 宝刀和柔情
- 第三章 英雄年少
- 第四章 铁厅烈火
- 第五章 血印石
- 第六章 紫衣女郎
- 第七章 风雨深宵古庙
- 第八章 江湖风波恶
- 第九章 毒手药王
- 第十章 七心海棠

下册

- 第十一章 恩仇之际
- 第十二章 古怪的盗党
- 第十三章 北京众武官
- 第十四章 紫罗衫动红烛移
- 第十五章 华拳四十八
- 第十六章 龙潭虎穴
- 第十七章 天下掌门人大会
- 第十八章 宝刀银针
- 第十九章 相见欢
- 第二十章 恨无常
- 后记



<<飞狐外传（上下）>>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陈禹大惊，纵上抢夺，胡斐钩脚反踢，随即放开吕小妹站起，胡乱将解开的裤子往裤带中一塞，施展空手人白刃功夫，抢他手中匕首。

陈禹心知不妙，不敢恋战，猛戳一刀，立即转身出厅，却见赵半山双手叉腰，神威凛凛地站在厅口。胡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一泡尿还没撒完呢！”

”这一下变化，赵半山固然万万猜想不到，厅上众人也无一不大出意料之外。

待得各人明白他用意，吕小妹早已获救，陈禹亦已陷入重围。

这一来商老太更增恨意，王氏兄弟妒念转深，马行空暗叫惭愧，殷仲翔喃喃怒骂，但不论是恨是妒，是愧是骂，各人心中均带着三分惊佩赞叹：“若非这小于出此怪招，怎能将陈禹截得下来？”

”赵半山对胡斐十分感激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对陈禹淡淡道：“陈爷，你为了学乱环诀和阴阳诀，伤了两条人命，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费事。

这两篇歌诀，在太极门中也算不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不传之秘，赵某不才，倒还记得。

你说过要向赵某讨教，今日就传了于你，也自不妨。

”众人一呆，均想：“他已难逃你的掌握，却来说反话。

”却听赵半山又道：“我先说乱环诀与你，好好记下了。

”朗声念道：乱环术法最难通。

上下随合妙无穷。

陷敌深入乱环内。

四两能拨千斤动。

手脚齐进竖找横，掌中乱环落不空。

欲知环中法何在，发落点对即成功。

这八句一念，孙刚峰与陈禹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

这八句诗不像诗、歌不像歌的话，正是太极门中的“乱环诀”。

陈禹幼时也依稀听父亲说起过。

只全然不懂其中奥妙，万想不到赵半山真能原原本本地念给自己听。

## &lt;&lt;飞狐外传(上下)&gt;&gt;

## 后记

《飞狐外传》写于一九六〇、六一年间，原在《武侠与历史》小说杂志连载，每期刊载八千字。在报上连载的小说，每段约一千字至一千四百字。

《飞狐外传》则是每八千字成一个段落，所以写作的方式略有不同。

我每十天写一段，一个通宵写完，一般是半夜十二点钟开始，到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工作结束。

作为一部长篇小说，每八千字成一段落的节奏是绝对不好的。

这次所作的修改，主要是将节奏调整得流畅一些，消去其中不必要的段落痕迹。

《飞狐外传》是《雪山飞狐》的“前传”，叙述胡斐过去的事迹。

然而这是两部小说，互相有联系，却并不是全然的统一。

在《飞狐外传》中，胡斐不止一次和苗人凤相会，胡斐有过别的意中人。

这些情节，没有在修改《雪山飞狐》时强求协调。

这部小说的文字风格，比较远离中国旧小说的传统，现在并没有改回来，但有两种情形是改了的：第一，对话中删除了含有现代气息的字眼和观念，人物的内心语言也是如此。

第二，改写了太新文艺腔的、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。

《雪山飞狐》的真正主角，其实是胡一刀。

胡斐的性格在《雪山飞狐》中十分单薄，到了本书中才渐渐成形。

我企图在本书中写一个急人之难、行侠仗义的侠士。

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很多，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，主要是武而不是侠。

孟子说：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

武侠小说人物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心上，更加不屈于威武，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，他们都不难做到。

在本书之中，我想给胡斐增加一些要求，要他“不为美色所动，不为哀恳所动，不为面子所动”。

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像袁紫衣那样美貌的姑娘，又为胡斐所倾心，正在两情相洽之际而软语央求，不答应她是很难的。

英雄好汉总是吃软不吃硬，凤天南赠送金银华屋，胡斐自不重视，但这般诚心诚意的服输求情，要再不饶他就更难了。

江湖上最讲究面子和义气，周铁鹞等人这样给足了胡斐面子，低声下气的求他揭开了对凤天南的过节，胡斐仍是不允。

不给人面子恐怕是英雄好汉最难做到的事。

胡斐所以如此，只不过为了锤阿四一家四口，而他跟锤阿四素不相识，没一点交情。

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，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。

只是在我所写的这许多男性人物中，胡斐、乔峰、杨过、郭靖、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。

武侠小说中，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杀死，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认为“该死”，不再多加理会。

本书中写商老太这个人物，企图表示：反面人物被杀，他的亲人却不认为他该死，仍然崇拜他，深深地爱他，至老不减，至死不变，对他的死亡永远感到悲伤，对害死他的人永远强烈憎恨。

一九七五年一月第二次修改，主要是个别字眼语句的改动。

所改文字虽多，基本骨干全然无变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在修订这部小说期间，中国文联电视集监制张纪中兄到香港来，和我商讨“神雕侠侣”电视连续剧的剧本。

我记得在内地报纸上的报导中见到，“射雕”的编剧之一认为《射雕》原作写得不完备，江南七怪远赴大漠教导郭靖武艺，过程丰富而详细，丘处机传授杨康武艺却一笔带过，两者不平衡，于是他加了一幕又一幕丘处机教杨康的场景，认为这样一来，就将原作发展而丰富了，在艺术上提高了。

这位先生如真的这样会写武侠小说，不知为什么这样惜墨如金，不显一下身手绝艺？

我生平最开心的享受，就是捧起一本好看的武侠小说来欣赏一番。

现今我坐飞机长途旅行，无可奈何，手提包中仍常带白羽、还珠、古龙、司马翎的武侠旧作。

很惋惜现今很少人写新的武侠小说了。

然而从这位编剧先生的宏论推想，他是完全不懂武侠小说的，他不懂中国小说，不懂小说，不懂戏剧

<<飞狐外传(上下)>>

，不懂艺术中必须省略的道理，所以长叹一声之际，也只好不寄以任何期望了。正如有人批评齐白石的画，说他只画了画纸的一部分，留下了大片空白，未免懒惰。幸好，张纪中兄说，这位编剧先生所添加的大量“丰富与发展”，都给他大笔一删，决不在电视中出现。

从这个经验想到，如有人改编《飞狐外传》小说为电影或电视剧，最好不要“丰富与发展”，不要加上田归农勾引南兰的过程，不要加上胡斐与程灵素千里同行、含情脉脉的场面，不要加上无嗔大师与石万嗔师兄弟斗毒的情景，不要加上对商剑鸣和袁紫衣的描写。

香港近年来正大举宣传一种“无添加”化妆品，梁咏琪小姐以清秀的本来面目示人，表示这种化妆品的“无添加”——没有添加任何玷污性的杂质。

广东人有句俗语，极好的形容这种艺术上的愚蠢，叫做“画公仔画出肠”。

画一幅男人、女人的图画，比方说画一位美人吧，为了表达完善，画了她美丽的面容和手足之外，要再画出她的肝、大肠、小肠、心、胃、肺、胆，觉得非此则不完全。

我已懂得“画蛇添足”和“画公仔画出肠”，自古已然，因此也不为此难过。

二 三年四月《飞狐外传》所写的是一个比较平实的故事，一些寻常的人物，其中出现的武功、武术，大都是实际而少加夸张的。

少林拳、太极拳、八卦拳、无极拳、西岳华拳、鹰爪雁行拳等等，不单有正式的书籍记载，而且我亲自观摩过，也曾向拳师们请教过，知道真正的出手和打法，不像降龙十八掌、六脉神剑、独孤九剑、乾坤大挪移那么夸张。

但现实主义并不是武侠小说必须遵从的文学原则。

《飞狐外传》的写作相当现实主义，只程灵素的使毒夸张了些。

这部小说比《天龙八部》多了一些现实主义，但决不能说是一部更好的小说。

根据现实主义，可以写成一部好的小说，不根据现实主义，仍可以写成好的小说。

虽然，我不论根据什么主义，都写不成很好的小说。

因为小说写得好不好，和是否依照什么正确的主义全不相干。

程灵素身上夸张的成份不多，她是一个可爱、可敬的姑娘，她虽然不太美丽，但我十分喜欢她。

她的可爱，不在于她身上的现实主义，而在于她浪漫的、深厚的真情，每次写到她，我都流眼泪的，像对郭襄、程英、阿碧、小昭一样，我都爱她们，但愿读者也爱她们。

二 三年九月

<<飞狐外传（上下）>>

编辑推荐

<<飞狐外传（上下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